



放下锄头拿起画笔 这群叔叔嬢嬢 把生活画成画

2025年10月，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届国际文化节展厅里，人来人往。一幅幅色彩浓烈、线条质朴的画作前，不断有人停下脚步，细细端详。画里没有惊人的景致，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朴素线条和热情的色彩勾勒出的灶台、菜地、老屋、鸡鸭、乡亲们笑脸。

人群中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有些拘谨，却又掩不住笑意。她叫陈素英，今年74岁，来自重庆市忠县磨子土家族乡。几年前，她还只是一个在田地里忙活的普通农妇，如今却带着自己的画作，站在了北京大学的展厅里。

“像做梦一样。”她轻声说。

1 一支画笔 连起乡土与世界

陈素英是此次受邀参展的10位农民画家之一。她的12幅作品，描绘的都是当地老百姓最熟悉的日常：灶台上的腊肉、田埂边的玉米、院子里追逐的小狗、热闹的土家年夜饭……

“画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，没啥稀奇。”她总这样说。

但正是这些最普通的场景，打动了评审专家。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艺术总监宋亮评价：“她的画有泥土的气息，有生活的温度，是一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艺术。”

陈素英并非科班出身，71岁那年，她才第一次真正拿起画笔。此前，她的人生几乎都在土地和灶台之间流转。

“年轻时忙着种地、养娃，哪有时间想画画哟。”她笑着说。

陈素英的这场从忠县乡村到中国顶尖学府艺术殿堂的跨越，始于一场文化振兴的乡村实践。2021年，忠县磨子土家族乡被确定为重庆市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。民盟重庆市委帮扶干部在走访中发现，当地许多妇女擅长刺绣、挑花，图案大胆、色彩热烈，极具艺术潜力。

“既然会绣花，为什么不能画画？能不能让乡亲们用画笔，把自己的生活画出来？”在重庆民盟画院院长李毅力等人的建议下，一场“从田埂到画板”的改变悄然发生。

2 从绣花到作画 找回“心里的光”

第一期农民画培训班开课时，陈素英和二十多位乡亲一起报了名。

第一次拿起画笔，陈素英也紧张过。“哎哟，手都在抖，不知道从哪儿画起。”她回忆道。

老师没有讲太多技法，只是把土家刺绣、西兰卡普纹样和名家画作放在一起，告诉大家：“画画和绣花一样，心里怎么想，手就怎么走。”

这句话，让她一下子明白了。

陈素英画的第一幅画，是灶台上的白菜。先打轮廓，再慢慢填色，一笔一画，就像当年一针一线地绣花一样认真。画完那一刻，她忽然觉得，几十年的生活经验，都找到了新的出口。

从那以后，她成了画室里最勤奋的

人。天黑了，她还在画；别人的作品完成了，她却反复修改。“我起步晚，得多下点功夫。”她笑着说。

慢慢地，陈素英画出了《土家年夜饭》《土家蔬果四季香》《摆手舞》等作品。画里的世界热闹、质朴，又充满生命力。

“画画让我心静下来。”她说，“一坐下来，就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。”

3 留下思念 她把父亲画在画布上

在磨子乡，爱上画画的不止陈素英一人。

52岁的余善兰从家里的泡菜坛子、辣椒串开始画起，短短8个月便斩获奖项。她说：“白天扛锄头，晚上握画笔，一点都不冲突。”

在自己的作品中，她最喜欢的是一幅名为《五彩坡》的画。画面里层层叠叠的山坡并非凭空想象，而是源自她记忆深处的故乡景象。坡地上那个微微佝偻、正在劳作的身影，正是她早已离世父亲的父亲。

余善兰说，父亲活着时常念叨那片坡地贫瘠难养人，是“苦地”。而她却想用画笔留下些什么——把父亲留下，也把那片曾经艰难、如今丰饶的土地定格下来。

为了学画，这位朴实的农家妇女也付出过一些带着烟火气的“代价”。有一次，她沉浸在临摹中忘了时间，锅里的腊肉被烧得焦黑，直到浓烟四起，邻居敲门提醒，她才猛然回神。丈夫回家后不但没有责怪，反而一边收拾一边打趣：“画画重要，但也莫把吃饭的事情忘了哟！”

这段带着焦香味的插曲，如今成了画室里常被提起的趣事，也成了她绘画旅程中温暖、真实的回忆。

4 一群普通人 画出不普通的人生

画室里的人，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。在刚开绘画班时，他们握着画笔都拘谨得很，线条歪歪扭扭，生怕画错。老



陈素英创作中

师一遍遍鼓励：“画你熟悉的，画你每天看到的。”

慢慢地，菜园、晒谷场、老屋、山路，被一笔一笔搬上画纸。有人画邻居生日宴上的美食，有人画屋前的玉米地，还有人把丰收的西瓜涂上最浓烈的色彩。那些曾被视作寻常的日子，都被郑重地“画”了下来。

第一次在乡里展出画作那天，村民们围在画前指指点点，笑声不断：

“这不就是我家嘛！”“这条路我天天走！”连从城里来的大学生也忍不住驻足拍照。

曾经，在这片寂寂无名的山乡，年轻人外出务工，老人守着土地，日子像山路一样，蜿蜒却平缓。直到这一天，乡亲们才发现，原来“画画”也能和锄头、犁头一样，走进生活。

画不再只是画，而成了村庄的另一种记忆方式。作为乡村振兴项目，打造“磨子土家画乡”计划铺展开来，成立了磨子农民画室，专门培养农民画工。

第二年，在首届川渝两地乡村振兴农民画联展中，磨子乡农民画工创作的多幅作品获奖。“磨子乡农民画”推出线上销售后，数月就接到了200多份订单。

59岁的刘凤英是土家族大姐，憨厚淳朴，性格直爽，尽管农活繁重，每天要操心很多事情，但一拿起画笔就安静了下来。她自豪地“炫耀”：“我把得奖的画作发到微信群里，你不晓得，好多人给我点赞哟！”

72岁的唐兴元曾是乡村代课教师。退休后，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画画上。“画画于我，是一种修行。心要静，画才稳。”他说。

73岁的刘翠兰性格爽朗，经营着一家小鞋店。她白天摆摊、赶集，晚上画画，画风大气、色彩奔放，像她本人一样直爽热烈。

年纪最大的刘正忠今年已81岁。头发花白的他，画里却总带着孩子般的天真。有人说，他的画“像童话”，他笑着回应：“嘿，咋不是呢，画画让我又变年轻了。”

5 把生活画成画 让世界看见乡土的美

他们中，大多数人说不出什么艺术理论，甚至都叫不出画家的名字。但他们懂生活、懂土地、懂四季更迭。这些年复一年的经验，被他们一笔一画地留在

了画布上。

更重要的是，画画带来的改变正在延伸。乡亲们开始期待下一次创作，讨论构图、配色，甚至憧憬着把作品变成文创、变成游客的纪念品。

文化，悄悄成了连接土地与未来的桥梁。

如今的磨子土家族乡，不只是山更绿、路更宽，更重要的是，人的精神世界被点亮了。画笔落下的地方，乡村振兴不再只是一个口号，而是一幅正在铺展开来的、生动而温暖的画卷。

2024年，农民画社升级，一座由旧铁匠铺改造而成的乡村艺术馆诞生了，有创作室、有展览长廊，像模像样，还有一个观景平台，能望见云雾缭绕的远山。里面长期有四五十位农民画工学习、创作。

作品不仅走进了北京，还走向了云南、浙江、新疆等地。部分作品被用于文创开发，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。近年来，累计销售画作超千幅，带动画工人均增收近万元。

但对陈素英他们来说，比收入更重要的，是被看见。“以前我们只是种地的人，现在有人愿意看我们画的画，听我们讲生活。”她说，“原来我们平时过的普通的日子，也很美好，也值得被记录。”

在北京大学展厅的那天，她站在自己的画前，请别人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，发给家里的亲人。照片里，她笑得有些腼腆，眼里却闪着光。

“只要手还拿得动笔，我就会一直画下去。”陈素英说，“我想让更多人知道，我们土家人的生活，有多美。”

在绘画指导老师、忠县文化馆馆员耿思锐看来，“磨子土家画乡”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并不在于画得有多专业，而在于这些画真正从土地里“长”出来——是农民用自己的双手，把日子的美和热画成了作品。

“当他们拿起画笔，描绘熟悉的山坡、院落和劳作的身影时，其实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。”耿思锐说，乡村振兴不是替农民“画”生活，而是让他们成为文化的创造者、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。

忠县磨子土家族乡文化工作者刘光祥也被这些农民画深深打动，“很多大哥大姐年纪不小了，却依然愿意从零开始学画。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，只要心里有热爱，任何阶段都能重新出发。”在刘光祥看来，这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、也最有力量量的注脚。

画笔轻轻落下，一笔一画，勾勒的不只是乡村的风景，更是普通人用热爱书写的人生。

你想成为真正的画家吗？面对这个问题，陈素英捂嘴一笑：“那差得远哟，我今年74岁，得再努把力！”

上游新闻-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摄影记者 钱波



细心打磨作品



他们的收获